

日月明

新明副刊逢星期日、一刊

贯穿一生的艺术基因

——访何家良

1937年出生，现年82岁的何家良走过的岁月，就是新加坡建国史若干章节的缩影。那样的年代，那样的精神，那时的环境，那时的人情，那些曾经，遥远又熟悉，总会在这里那里，触碰到你我的年少时光……

整理 / 彭慧灵

从学生时代到退休，何家良的一生，都在他兴趣又擅长的范围里，周而复始地前进又深化发展。整个生命历程，好像是上天为这有福气的人而特别量身定制的。从这里进去，又在那里转入；从这里出来，又在那里贯通，组成圆融无碍的人生进行曲。而他也很警觉，从始至终都知道自己幸运，一直用功在储备资粮，以爱心在回馈社会，所以才安稳成功走到退休。退休后无官一身轻，又以他最初最爱的艺术创作，陪伴他充实快乐度过晚年。

和时间赛跑

何家良说：“人生走到八十耄耋之年，如果身体健康，还是可以做很多事的，但真的是要有一种紧迫感，和时间赛跑，争取时间，加倍努力。诚如诗人臧克家诗云，‘老牛亦解韶光贵，不等扬鞭自奋蹄。’我也秉着这个信念，积极做我自己喜欢和认为应该做的事。”

何家良在1966年29岁进入行动党，从政长达30年。期间曾任中学教师、裕廊区国会议员、教育出版社总经理、高级政务次长、华文中学教师会理事长、南洋艺术学院院长。2005年退休后，却退而不休回归他打从年少就热爱的美术创作。出版过6部画册的他，第一次将他从1958年到2017年横跨59年的文章，由出版人方桂香选编出版成《何家良文选》（Selected Writings of Ho Kah Leong）

以下精选何家良与方桂香问与答，一探他毕生挚爱的艺术世界。

问：请您谈谈打从学生时代就受过哪些艺术熏陶？

答：准确地说，我应该是在1954年进入美专，我是受了画家欧世鸿的影响而报读美专的。我在美专念第一年是上基础课，由蔡名智老师指导，主要是教炭笔画，材料费不高。到了第二年上油画课，由林友权老师指导，油画颜料和画布都不便宜，加上校方又涨学费一百巴仙，我的经费只够维持半年，我又不想加重父亲的负担，就结束在美专一年半的学画生涯，转到中正插班念初二。

我还记得当时是由教务主任孙一尘面试和笔试后才让我上课。虽然在正规中学里念书，我并没有放弃绘画。事实上，中正当时有来自中国美院毕业的美术老师，诸如叶之威、郑伟高和丘高朋等，他们除了在课堂上课，课余也会到学生自己组织的美术学会来指导我们。所以我对艺术的追求，不因转校而放弃。即使到了南洋大学，我也和一般志同道合的跨系同学组织“南洋大学美术协会”，在大学推广美术活动。可以这么说，艺术基因一旦进入你体内，就会贯穿你的一生。



▲1978年的木刻作品《母爱》



▲2009年赠画给李光耀。

李光耀写信请画

问：请谈谈让您引以为荣的建国总理李光耀请画的故事？

答：我是在2009年的一天，突然接到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的一封亲笔信。他详述在公干回国的飞机上，读到《联合早报》一篇介绍我画展上展出的画作的文章，深受我艺术成就感动。于是他回国后立刻致函给我，问我是否能送一幅画给他挂在他的办公室。据我所知，这是他第一次向画家请画。其实有许多画家都自愿把画送给李资政，而他就把画转给美术馆收藏。

当我收到李资政的信时，真的感到很荣幸和喜出望外，但也有点诚惶诚恐。我立即回信给他，表示我感到很荣幸我的画作能受到李资政的青睐。我接着问他喜欢甘榜题材或公园题材的画。他回信说要一幅描绘公园的画。我于是花了一些时间认真到新加坡植物园画了一幅公园的景色。画好后我亲自把画送到李资政的办公室。他请了摄影师拍下我赠画时两人的合影，照片印出后，李资政在上面留言签名送给我作永久存念。

问：能总结一下您82岁的人生吗？

答：我的人生已走过了82年，所剩的路程恐怕也不会太长了。回首这82年，可说是风平浪静，一直都很平稳地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，而且都有贵人指引和相助。我觉得此生无悔无怨。我觉得对得起自己和社会，我也尽了我最大的能力来服务人群，回馈社会对我的呵护。只要我还健康，还走得动，我还会坚持追求我的至爱——画画。

这一生中让我有深刻印象和美丽回忆的有两件事。其一是我主持教育出版社，其二是我受聘掌管南洋艺术学院最初几年。先说教育出版社吧。虽然教育部有成立董事局由提学司陈启佑担任主席，但都没有干涉出版社日常运作。因此我可以随心所欲大展拳脚。当我初上任时，出版社仅有12名职员，当我5年后离开时，职员增加至108名。书局也从无到5间，包括一

间儿童书城，现金流还是很充裕。再说南艺吧。庄昇俦担任董事长时，从来没有干涉院务，所以我可凭我的理想和自由发挥。为了增强教职员的阵容，我录用了多位资深的画家和行政人员，在提升教职员士气方面，我调整教职员的薪金，并第一次发花红给教职员。此外，我在巴黎艺术城购置两套房供教职员带薪渡假用。为了让穷苦学生得以安心学习，我带头筹募学生助学金。以上所说的两件事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。

82年的光阴，好像一晃就过去了，正所谓“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”，我这辈子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过好多个不同的角色，所幸在舞台上没被人丢过臭鸭蛋。我所扮演的角色，有些是我的至爱，但有些是不得已的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尽力把角色演得出色，令人满意，而我自己也获得不少满足感。对于孕育我的大地和社会，我可自豪地说，我没亏欠过你们。我会悄悄地来也会悄悄地去，不会造成你们的负担。

何家良：『只要我还健康，还走得动，我还会坚持追求我的至爱——画画。』